

枣庄名士

叔
孙
通

● 王书新 编著

ZAOZHUANGMINGSHI
SHUSUNTONG
山东友谊出版社



枣庄名士叔孙通

王书新 编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枣庄名士叔孙通

王书新 编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80642—030—4

I·2 定价: 16.80 元

前 言

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这是文学的特点。普列汉诺夫说：“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王书新先生在《枣庄名士叔孙通》一书中所塑造的叔孙通的形象，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

叔孙通，薛国人（现在滕州市东南一带）。年轻时跟孔甲学习儒学，就立志做一番大事，老师说他“学儒学而知权变”。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在彭城率儒生弟子百余人归顺刘邦。从此，为汉朝的建立和稳定出谋献策，被刘邦称为博士，号稷嗣君。

公元前202年，刘邦做了皇帝，叔孙通为他制定并主持了登基仪式。其后不仅帮助刘邦整顿了朝纲，而且制定了一整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不少仪礼法令方面的专著。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他的实践和理论对当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书新先生根据历史事实、地方古迹、社会习俗等，经过精心剪裁、渲染、虚构等艺术加工，使叔孙通这个人物形象“活”了起来，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命运，独特的心理、行动、语言，独特的教养、禀赋、气质，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艺术的真实同生活的真实不同。王书新先生通过此书不

仅再现了二千多年前客观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且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感情，浓缩着他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评价和判断。具体地说，就是古为今用，鉴往知来，讴歌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对于叔孙通这个艺术形象的发现、孕育、诞生，王书新先生可说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因而从题材的处理、主题的提炼、人物性格的刻画，到情节的展开、结构的布局、语言的运用等等，均堪称上乘。

无论从史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枣庄名士叔孙通》一书都值得一读。

晓 梦

目 录

第一章 祸从天降	第十一章 力挽狂澜
..... (1)	 (136)
第二章 星移斗转	第十二章 唇亡齿寒
..... (15)	 (150)
第三章 虎口逃生	第十三章 脱颖而出
..... (29)	 (163)
第四章 齐王补天	第十四章 降暴除佞
..... (43)	 (176)
第五章 烘云托月	第十五章 士裁天运
..... (55)	 (189)
第六章 高奇见操	第十六章 遗恨千秋
..... (70)	 (204)
第七章 礼聘高贤	第十七章 此伏彼起
..... (84)	 (219)
第八章 情深似海	第十八章 巧手夺巢
..... (97)	 (233)
第九章 风华正茂	第十九章 天心归汉
..... (111)	 (246)
第十章 日出东山	第二十章 气吞山河
..... (124)	 (258)

第二十一章 情重如山
..... (272)

第二十二章 破镜重圆
..... (285)

第二十三章 聚义除霸
..... (298)

第二十四章 修德开基
..... (311)

第二十五章 安邦固本
..... (325)

第二十六章 一脉相承
..... (338)

第二十七章 喋血金殿
..... (352)

第二十八章 功成身退
..... (365)

第一章 祸从天降

金乌昏昏暮霭沉，柱石倒，庙梁倾。
浅薄谀媚得显荣，循法守正辱其身。
何处去？何处去？
玉兔西坠烛泪尽，乱臣贵，贤杰隐。
权使其文文凋零，奴使其民民悲凄。
何时明？何时明？

——《问苍天》

公元前 210 年 7 月，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的路上，于河北巨鹿县东南的沙丘平台病故。为了使秦始皇的少子胡亥篡得帝位，郎中令赵高伙同左丞相李斯立即封锁了这一消息，宣称皇帝身体不适，诓骗内臣中的九卿之首蒙毅上卿继续去代替秦始皇东巡。赵高和李斯却在匆匆返回京都咸阳的路上，伪造秦始皇遗诏，逼迫北屯边塞的太子扶苏和全国兵马大将军蒙毅之兄蒙恬自尽。当赵高和李斯护送秦始皇灵车返回咸阳后，马上杀死和逼死 21 位皇子，磔刑（车裂）了 10 位公主。胡亥在主持秦始皇的葬仪时，残忍地命后宫中被秦始皇临幸过无子无女的宫女全部为秦始皇殉葬，又下令将所有在秦始皇墓内劳作过的工匠全部封闭于墓内。在一片血腥之中，残暴愚昧的胡亥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

第二年夏天，21 岁的二世皇帝胡亥要袭用秦始皇耀武扬威的办法，巡行郡县，“威服海内”。胡亥先东临碣石，然

后沿海南下到了会稽，在由会稽北上辽东的路上，行到山东临淄城时，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行车仗只得在这里停歇下来。

次日清晨，雨过天晴，城门处又像往常那样聚起各种摊贩和各种刑戮至残的废人、乞丐。城门里忽然飞奔出四匹快马，马上军将一路高喊着：“让路……”，不停地挥鞭清道。路人们忙忙迭迭地闪到两边，只见一辆华丽马车驰出城来。守城军兵禁不住互相惊呼：“李丞相的马车！”“看！是李斯丞相的马车。”

马车出了城门，带着一路风尘飞驰向东。车中端坐的是一位40余岁的中年人，他身穿儒服，头戴学士冠，神情温文尔雅恬淡如水，此人正是大秦文学徵待诏博士叔孙通。要问这么一大早，这是上哪去？干什么去？连叔孙通自己也不知道。叔孙通懵懵懂懂地被传唤军将从驿馆中架上马车，只知道是李丞相找他去。

马车停在一座山坡前面，叔孙通惊愕地下车四望，只见荒蒿乱树丛中，布有上百名把守军兵。叔孙通抬头看向前而，迎面走来了左丞相李斯，李斯身后一边是右丞相去疾，一边是新任大将军冯劫。叔孙通上前分别见礼，然后向李斯问道：“大人如此急切唤我，出了什么事儿吗？”

此时的李斯已经年逾七旬，老成持重，全没有了20年前的锐气。李斯轻捋长髯，带着一脸笑容说道：“碰到难题了，只得请来你这京城第一大家来指教呀。”叔孙通急忙谦恭作揖：“丞相大人言重了，臣不才，全靠大人指引。”李斯带着叔孙通走上山坡，来到一座石室前面问道：“先生昨夜可曾听到一声雷鸣？”叔孙通惊慌做答：“听到了，全城都被

这声雷鸣震得颤动不已。”李斯道：“早上得到传报，那雷鸣震塌了这座土山，露出这座石室。当我们赶到这里时，赫然看到石室中 28 个字刻在这石壁上，我已看了很久，只认出了几个字，所以很想听听先生的见解。”

叔孙通上前细细观看，陷入了沉思。这些年，他亲自主持统一文字的事宜，对诸侯中几大主要文字体系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已看出，眼前这 28 字不同于诸侯中任何一国文字。他认真揣摩每一字体，追溯上源，最后用极肯定的口气说道：“这是三千年前仓颉造字时最初的统一文字。据史书记载，两千年前洪水过后，舜帝曾寻访古迹，在这一带发现过仓颉造字时用的石室。可是在舜帝之后，这石室一直就没有了踪迹。会不会……”

叔孙通说到这里停顿下来，冯大将军按捺不住抢着说道：“您是说，仓颉造字时用的石室就是这间石室？”叔孙通庄重地点点头，然后仍然仔细观看那石壁上像蝌蚪一样的繁乱文字。只听李斯在一旁发出深深感叹：“三千年了，苍海桑田，文字也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地几经变异，如今恐怕没有谁能全认识这些字了。”

李斯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叔孙通明白这是在说给自己听。右丞相去疾也跟着煞有介事地重复了一遍：“是呀！如今恐怕没有谁能全认识这些字了。”叔孙通回过头来，见李斯、冯劫、去疾三位将相都在紧紧地盯着自己，便慢慢地开始讲述自己的见解：“臣也只认出了其中的十几个字，从认出的这些字上来看，这里是在说上天降下符命，人世间当有圣人创制，应在《卜经》中所言‘土火相乘，阴为阳雄。’有如两千年前尧、舜、禹相继开创了诸侯分封制那样，两千

年后的今天，新的一次大循环又在开始。”

叔孙通的话，无异于昨夜惊雷，对于眼前这三个人来说，又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右丞相去疾被惊得张开了嘴，半天闭不上，当他呆怔怔地把眼光转到李斯身上时，禁不住怪叫起来：“对呀！这命符不是正应验在咱们李丞相身上吗？是咱们李丞相力主扫除诸侯，开创了帝业，华夏得以一统。如今李丞相又如圣人周公，匡扶幼主，使大业相传。李丞相就是当今的圣人呀。”

去疾的话确实说到了李斯的心坎上，可是这话他又不便置否，便更有一番深意地验证叔孙通的话道：“从我所认出的‘上天作命皇帝王’这8字来看，我也曾有叔孙先生同样的感触。只是一经先生此番精辟论述，才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二位大人，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感呀？”

“正是！正是！”去疾与冯劫本是聪明绝顶的人，官场中早就练就了一身吹嘘拍马的功夫。李斯一声轻喝，二人争相喋喋不休地吹捧起叔孙通来，好像非要比出谁最肉麻不可。

去疾、冯劫在说些什么，叔孙通好像一句也没听进去。自从随二世皇帝东巡开始，叔孙通就已经看出来了，众大臣名义是在陪伴皇帝，实际上前后簇拥着的是李斯，一个个都在不失时机地向李斯献媚取宠。李斯这次随行东巡，算是出尽了风头，若不是因为他自己紧拦着，差一点在秦始皇的功德碑旁为他也立一块碑。叔孙通明白，此刻两位重臣屈尊抬举自己，同样也是借题发挥来取悦李斯。叔孙通此次随行却是一直另有一番心事，他时时所想的是临行前夫人对自己的嘱托。

叔孙通的夫人是谁？正是蒙恬、蒙毅的胞妹。蒙恬自尽

后，蒙毅带着禁卫军躲在关外一直不敢回京。几个月来，叔孙通与夫人一直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总觉得大祸将临。可是这么躲躲闪闪地总不是长久之计呀！夫人几次让叔孙通去找李斯求情，不要使仲兄蒙毅和自家受到诛连，叔孙通怎么敢去呢？直到今天才感到言及此事的机会来了。叔孙通鼓起勇气来向李斯说道：“丞相大人，臣有一事一直想向大人探询，不知可否单独言告。”李斯欣然答道：“可以，我们在返回的路上谈。”

当叔孙通殷勤地将李斯扶上马车后，自己也坐到李斯的车上。马车刚一驱动，叔孙通便急切而小心地说道：“丞相大人，您是知道的，臣一直是把您当做恩师看待，记得您也说过，您也一直把臣看做知己……”李斯道：“行了，你就说吧。”叔孙通又鼓了鼓勇气，大着胆子问道：“丞相大人，先帝遗诏是真的吗？先帝真让杀掉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吗？”

李斯听了这话吓了一跳，惊怪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叔孙通见李斯翻脸作色，真怕李斯恼羞成怒要了自己的命，急忙解释道：“只因为臣的夫人日夜怀念兄长蒙恬，又时时为仲兄蒙毅的安危担心，一直忧心忡忡苦不欲生。臣只得冒死向大人探询，以求赦免蒙毅之罪。召他回京为皇帝效命。”

蒙毅一直带着禁卫军不敢回京的事，李斯当然知道。二世登基数月，一直是用李斯的家丁来做皇帝的护驾禁卫。不过，邪恶占据上风，世情急转直下，满朝上下一派趋炎附势之态，还没有谁敢触及这种敏感问题。叔孙通不知死活，敢

于当面提出置疑，倒真让李斯为难。

自从10年前，做为京城第一才子的叔孙通被蒙骜老将军看重择为门婿，叔孙通便成了李斯家的常客。李斯公务之余，常邀叔孙通到他家饮酒赋辞、谈论文章。有时叔孙通又与李斯之子李由欢娱嬉戏，通宵达旦。尽管叔孙通淡漠官场之事，可是他能触景生情，妙语连珠，使得李斯父子一有玩乐之事，总把他拉在身边。李斯对叔孙通始终另眼相看，还因为李斯自己从师荀卿学习帝王之术的地方，正是叔孙通的家乡，李斯与叔孙通有着共同的出处，共同的追求。在当时，世人眼中的天下，只有延续了两千年的诸侯分封制的家族社会，而帝王之术是孔学中的一门新兴学问，世人几乎无人知晓。李斯赴秦对年青的秦王力陈帝王之术的必要，说明秦国是惟一可以统一天下的王国，要得时不息实现大业。经过数日长谈，终于说服秦王决定以此作为基本国策，李斯也从此走上宦途。可以说由中国西部开始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帝国大业，是由中国东部叔孙通的家乡孕育的。尽管蒙骜老将军过世，蒙恬又殉难，可是李斯仍然不减对叔孙通的看重。所以此间当叔孙通提出了最使李斯不能回答的问题时，李斯还是勉强回答了他。李斯道：“叔孙先生不会不明白，要想除掉太子扶苏，不能不杀蒙恬……至于上卿蒙毅，你只管让他回来，我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既然事情都已过去了，不该记住的事情就都忘掉吧。”

李斯越是做出这种肯定回答，叔孙通反而越是不安。叔孙通对李斯提醒道：“丞相大人，只怕这种事情不那么容易过去。自古变故先主之道，杀故世忠臣者，往往陷入杀伐不休的乱世。如近世的赵王迁，齐王建、吴王夫差，因杀故世

忠臣，均沦入亡国失身之境。古鉴不可不虑。”

李斯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叔孙通，感到很久以来已没人敢用这种口气同他说话了。李斯觉得，无论学识还是阅历，天下已经没有第二人能比得上自己，所以他已经没有耐心再听别人说什么了。可是今天，当他看到叔孙通一改往日的飘逸和洒脱，而是用恳切、沉重的口气同他谈论政事，感到问题是有些严重，不由得逼问起来：“先生到底在担心什么？”

叔孙通道：“臣所担心，当今皇帝年幼而少主见，决非开拓之主。赵高又是反复无常的阴险小人，这次出巡，群臣上下对大人无尚推崇，可是赵高与一些内臣却数次露出愤愤不平之状，大人要居安思危，防备他背后暗算您。”

李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道：“赵高终究只是内廷侍宦，先生何必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先生不必多虑，回京后只管安抚好蒙夫人，并转告蒙上卿，让他尽快回京见我。”叔孙通还要争辩，这些年李斯在京城之外修陵墓，建宫殿，对宫中之事多有不知。赵高多次内外勾结，欺上瞒下、图谋不轨。如今终于使少子胡亥登基做了皇帝，做为胡亥的师傅，他决不会就此罢手，必定还会欺君谋政扰乱朝纲。李斯看出了叔孙通的不平之色，继续说道：“放心吧！幼主新立，朝中已由我主持，我要重整旗鼓，刷新政体、开辟新风。”

叔孙通见李斯这么自信，也实在不好再说什么。只是一心希望早日回京城，看到夫人，他太记挂蒙夫人了。

再说自从大将军蒙恬被害，上卿蒙毅又没能随秦始皇灵车回京，叔孙通的夫人蒙氏便开始在惊恐中度日。当蒙氏听说叔孙通要随二世皇帝出巡，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担心，一天到晚总是坐卧不宁，一个人不停地偷偷落泪。在这

种血雨腥风的日子，叔孙通明知道夫人正需要他，可他又怎么敢提出为陪伴夫人而不随皇帝出巡呢！叔孙通随皇帝走了之后，蒙氏更是一天天茶饭不思，只是呆怔怔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幸亏身边有个老管家张伯，总在悄悄地关心照顾着她。直到听说皇帝巡幸返回，先生回家来了，她才像风一样扑向大门，迎住叔孙通，热泪扑沓沓滚满脸颊。

叔孙通扶着蒙氏回到屋里，先把李斯的话告诉夫人，安抚夫人宽心。蒙氏听了这些话，眼泪不知不觉地又在向下流，反而更加着急起来。她大声喊着：“张伯！张伯！快去备车。我要去接上卿大人。”叔孙通忙拦住张伯，对夫人道：“夫人先不要急，待我见过赵中令之后再去接也不迟呀。”蒙氏不满地喊着：“你在说些什么呀！连李丞相的话都不信，你还信什么？张伯，快去备车。”张伯看了一眼无可奈何的叔孙通，答应着出了屋。

在咸阳城的城中，那是一片金碧辉煌的巍峨宫殿。阳光照耀下，宫殿的漆瓦顶盖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彩。殿脊上的蟠龙如同乘风而上，有如飞扬一般。大殿檐角的风铃，被轻风吹得发出一声声叮当脆响。殿门前矗立着12尊威武铜人，每尊铜人重达34万斤。大殿内的编钟与烹鼓，被人敲打出悦耳悠扬的曲声。二世皇帝胡亥此时正坐在殿首的案几后面，两名美女依偎着他，把酒爵、佳肴不停地送到他的嘴边。胡亥的身后站着郎中令赵高，胡亥的前面是六名宫女在翩翩起舞。宫女们的薄纱长裙在徐徐摆动，长袖裾带在上下翻卷。胡亥喊着：“快呀，快呀！”然后抓起酒爵回头打在掌扇宫女的身上，瞪起眼睛吼着：“去！给她们扇风。”

掌扇宫女跑上堂间，用力为舞女们扇风。胡亥高兴得哈

哈哈大笑，嘴里的酒食一下子喷唾到衣服上。赵高小心地拿起餐巾，上前为胡亥擦拭。胡亥推开赵高的手，对着赵高说道：“赵师傅，听人讲这人生一世呀，就如驱六马过山涧，只在一瞬间。朕如今既然君临天下，就该把能玩乐的玩乐遍，能享受的享受尽，你说该不该如此呀！”

赵高转动着眼眸答道：“陛下容臣直言，自从沙丘之谋，假借先帝之名杀了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在咸阳、栌阳凌迟了众公子、磔刑了众公主，大臣们疑心日重，这些人都是先帝时的旧臣，特别是蒙恬胞弟蒙毅，尽管避处朝外，可是手中仍然握有兵权，这些老臣对陛下一直怏怏不服，时时都想发端事变，臣战战栗栗唯恐天终，那还敢赞许陛下肆意玩乐呢？”

胡亥惊问道：“怎么？他们真敢反对我吗？”

赵高继续煽风点火道：“陛下不记得了吗？当初臣劝先帝改易陛下为太子，不正是这蒙毅串通起这班老臣来治臣于死罪。如今陛下做了皇帝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说不定他们已经准备了新皇帝，准备了新的沙丘之谋，不定哪一天会把陛下您……”

胡亥越听越害怕，惊恐地打断赵高的话：“别说了，你就说该怎么办吧。”

赵高凶狠地说道：“依臣之见，严法而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以至收族。尽除先帝时的旧臣，更置陛下之亲信。灭大臣，远亲骨，如此才能除患害，塞奸谋。到那时陛下自然可以高枕无忧肆意宠乐了。”

胡亥赞许地点着头道：“好，就按你说的办，马上传朕诏旨，把蒙毅和那些老臣一概杀尽。”

“遵旨！”赵高领了诏旨走出殿来，大喜过望。策划已久的阴谋终于一步步走向关键时刻，赵高找来胞兄赵成和女婿闫乐，密室之中商议怎样将朝中老臣斩尽杀绝。

赵成和赵高一样，都是在王宫中长大的家人。秦朝之前，侯王和世卿贵族的家里都有这种家人，实际上是世代侍候主人的家生奴。后代惯称的太监，就是从这种人中逐步演变而成的。赵成年长于赵高，老谋深算富于心计，暗地里为赵高没少出坏主意。闫乐原本是校尉，是军伍中不起眼的小官。自从胡亥做了皇帝，赵高择闫乐为门婿，将女儿许配给他，并将他提升为中尉。中尉一职是负责京城的警卫总指挥。赵高这么做，也是为了牵制李斯，一个负责宫廷警卫，一个负责京城警卫。

赵高召来赵成和闫乐密谋，正巧闫乐带来了蒙毅回京的消息。就这样，一场浩劫便从这里开始了。

时值初冬，天上阴阴晦晦，不时飘洒一些雪花和雪粒，街巷已经被碎雪薄薄地铺了一层。一队队军兵开始奔跑在一条条街巷里，蹬起一路路泥泞。赵高与闫乐亲自带领一队军兵闯进蒙毅的家，赵高一手掬腰，一手高托黄绢走在前面。托黄绢的手还高高翘起小拇指，一副得意忘形的架式。赵高一进蒙毅家的大门，马上嘶声传呼：“罪臣蒙毅接旨！”

蒙毅闻声匆匆由屋里跑出来，跪在赵高面前。赵高开绢宣诏：“皇帝诏谕：朕闻知，先帝择贤易太子，上卿蒙毅百般阻挠，以不忠而惑主，乃赐卿死，卿即图之。”

闫乐递上宝剑，蒙毅夺过剑来将剑投到地上，大声呼道：“且慢！臣自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已有三世，世世无二心。杀忠臣而用小人，此为亡国之道，臣要复请陛下